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七回 行酒令名園聯雅集 調笑語綺席會群花

上回書中，正說楊四娶了黛玉，與一班賀客校書們在廳上飲酒看戲，熱鬧異常。忽然飛進一件黑物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照著楊四席上掉將下來，乒乒劈劈，把一隻湯炒碗打得粉碎。那碗中的油湯雖四面濺將開去，卻大半在楊四身上，將一件簇新的衣服油污了一大塊。並且大家都嚇了一跳，連旁邊桌上的客人也立起來查問。及至眾人定睛一看，說也可笑，原來是一隻破靴。怎麼會飛到席上呢？待我細細表明，也是一個笑話。當時有個上菜的家人，手裡端著一盤菜，在戲臺邊經過，剛正作一齣好戲，他就偷看了幾眼，忘其所以，把手中的盤一側，將幾樣菜倒了出來，足有一半在地上。心裡一慌，要想用手去拾，就把那隻破靴放在地上。不提防竄過一隻狗，將盤裡幾碗整菜大嚼起來。他心裡恨得極了，提起一隻腳，照准那只狗狠狠踢去。那知腳上這只破靴又寬又大，一用了力。狗尚沒有踢著，那隻靴早已生了翅膀，直向裡邊飛了進去，可巧落在主人桌上，油污了主人的衣服，也是不吉利的預兆。楊四命人查問明白，即將上菜的家人喚進來，剛要罵他一頓，忽聽旁邊桌上又是豁瑯瑯的幾響。楊四急回頭一看，卻是關武書、單趨賢二人。為因楊四那邊一聲響，吃了一驚，武書立將起來，回身觀看，忘卻手中有只酒杯，就在自己坐的椅子上一放，此刻曉得那邊是只破靴作怪，不覺好笑，仍舊轉身坐下，又忘記酒杯在椅上，這只杯兒怎禁得他屁股一壓，自然一聲響坐得粉碎了。趨賢與他並坐，見武書直立起來，側身去看，那只大袖子在桌面上一帶，又把自己的杯兒、超兒、碟兒都掉在地下，好一片清脆的聲音，惹得眾人拍手大笑。趨賢、武書頗有些不好意思，幸喜身上衣服還好，僅沾著些殘酒罷了。惟楊四見此景象，心中怏怏不樂，也不把家人再罵，換過了一套衣服，仍與眾客猜拳行令。

吃了一回酒，忽聞道卿開言道：「我們何不再叫幾個局來助助興呢？」維忠道：「我看今日盡可不必，倒是看戲的好，有了鑼鼓的聲音，即使叫他們來，不過悶坐一回，勸幾杯酒就算數了。不如過一天，我們聚幾位朋友做一個公份，請四兄到味蕪園暢敘，飲酒叫局，以補今天之不足。你道好嗎？」道卿道：「你的主意很好，就照這樣辦法。」楊四道：「極應該小弟做東，怎好又費眾位公份？這是斷斷不敢當的。」維忠道：「四兄素來爽快，怎麼如今也變了呢？」謙良和著說道：「一定是黛玉平日教他的。」說得合席的人又笑將起來。那邊李三三與李巧玲都說道：「唔篤快點笑哉，再笑笑末，只怕格只破靴又要飛進來哉。」陸昭容也道：「剛剛格一隻靴，只算得是湯炒；故歇如果再來一隻，好當俚上大菜格哉。」王逸卿道：「可惜上格菜，都是囫圇火腿，終要弄點別樣間間口末好。」這幾句話，不但陸月舫、沈月春笑得前仰後合，連眾客人也捧腹狂笑不止。惟維忠忍住了笑，說道：「這樣的火腿，只好請屁股裡吃酒的朋友當了酒的菜罷。」其時隔座一席，單趨賢正夾著一塊火腿皮放到嘴裡，聽得維忠這一說，那裡忍得住笑？把一塊火腿皮直噴出來。維忠見了便道：「你是嘴，不是屁股，怎麼這塊火腿也嚥不下去呢？」說罷哈哈大笑。憑你趨賢、武書老臉，不免也紅了一紅。楊四恐他們老羞成怒，即把別話支開。此刻大菜俱已上齊，所點的戲也做過五六出，眾人又打了一個通關。然後各各用飯，起身散席，已是一點鐘了。維忠又說起公份，準定後天上午在味蕪園設席，務期各位及眾校書們到彼會齊，免得用帖子相請了。眾人答應，於是向主人告辭，校書們亦然要去。楊四一一相送，不須細表。

再說那時戲已散場，家人們打掃停當，楊四即行來到新房，覺得身子疲倦異常，幸而明日不須回門，故今日忙了一天，就算完事。黛玉見楊四進房，起身相迎。楊四道：「今天你也辛苦了，我們早些睡罷。」黛玉答應，即時卸妝已畢，把一班喜娘、看房、贈嫁等人一齊打發出去，方雙雙解衣上牀，交頸而睡。一夜的顛鸞倒鳳，舊好新婚，真令人難畫難描。

直睡到日上三竿，始各披衣起身。楊四猶自呵欠連連，沒有睡醒的樣子，洗過了臉，吃了一盞參湯，坐在旁邊，等候黛玉梳妝完畢，然後一同下樓。到了房廳下面，差一個看房的娘姨請太太出來見禮。太太極其賢惠，並無半點妒心，果然從樓上下來。黛玉上前相見，跪了下去，太太還了兩禮，彼此以姐妹稱呼。見禮已畢，仍各歸房。黛玉至此，可謂稱心已極。楊四在房中陪伴，寸步不離，說起明日午眾朋友在味蕪園公份，我們須要早些去的，黛玉唯唯，當日並無書說。

到了來朝，兩人梳洗停當。黛玉今日的打扮，不消說得，自然比往常不同：頭上戴著全副頭面，身上穿著繡花衣裙，濃妝豔抹，愈顯得傾國傾城，如花如玉了。楊四命人喚了一部轎式馬車，同黛玉上車而去，單帶了一個娘姨。坐在車中，談談說說，看看馬路上的景致，得意非凡。不一回，過了泥城橋，見前面有幾部皮篷車，車上的人看不分清楚，好像維忠同三三模樣，卻不好叫應他，諒必他們也陸續來了。及至到了味蕪園門首，前後的車兒齊齊停下。楊四先跳下車，見前面車上下來的果真是維忠、三三，連忙招呼。還有一部車，是梅道卿與李巧玲的，不及叫應，已先進園去了。其時黛玉也下了車，與三三相見，攜手同行，跟著楊四、維忠進了園門，並不分曲折，兩旁樹木遮蔭，都是經冬不凋的松柏，好得今日天氣尚暖，不覺得寒風凜冽。一行人走進那所洋房，見梅道卿、李雨泉、胡士誠三人，與李巧玲、王逸卿、沈月春三校書先已來了，都坐在那裡講話。楊四即忙過去相見，道卿等早已起立，彼此拱一拱手，楊四先說道：「各位來得甚早，小弟來遲，實在抱歉得很。」道卿道：「我們都是至交，論什麼遲早呢？況且今天我們公份，是專誠請四兄的，極應該早些來恭候。」這幾句話尚未說完，被維忠止住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令人聽得不耐煩。今天那個說客套話，少停喝起酒來，罰他二大杯。」道卿與楊四方才不說。大家坐下，李巧玲等四位校書卻陪著黛玉聚談。不一時，黃芷泉、顧芸帆、侯祥甫、呂桂全、蔡謙良、單趨賢、關武書等，與陸月舫、陸昭容、吳蕪香各校書先後均到，都同楊四見過。維忠一看客已來齊，就向楊四說道：「我們趁早擺席罷，以便大家盡興。」楊四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此刻也不算早了。」於是維忠喚進一個值園的人，交代道：「新新樓的酒菜可曾來嗎？」值園的道：「來了許久，在那裡等呢。」維忠道：「一共三席，你就在這裡擺罷。」值園的諾諾退下，喚來了幾個人，登時把酒席擺好。維忠請眾人入座，眾人仍推楊四坐了第一位，方各依次坐下。一席是楊四、黃芷泉、顧芸帆、侯祥甫、梅道卿、柳維忠六位；一席是李雨泉、呂桂全、蔡謙良、胡士誠、單趨賢、關武書六位；還有一席，是林黛玉坐了首位，以下李巧玲、李三三、王逸卿、陸昭容、陸月舫、沈月春、吳蕪香等相陪，計共八位。吃過了兩巡酒，道卿向眾人說道：「今天雖有七位校書，只算得是陪客，以外還須多叫幾個局才是，不知眾位高興嗎？」眾人點頭答應。維忠道：「小弟執筆，請眾位說罷。」就喚值園的端著紙筆，立刻寫將起來。楊四叫了左紅玉，芷泉叫了金文蘭，芸帆叫了顧阿南，祥甫叫了吳慧珍，道卿叫了吳新寶，雨泉叫了范彩霞，桂全叫了呂翠蘭，謙良叫了張小寶，士誠叫了張純卿，惟趨賢、武書兩人沒有叫處，維忠代他叫了兩個，一個叫李佩蘭，一個叫金寶玉，自己寫了王蓮舫。一一寫畢，交與值園的分頭送去，不表。

仍說楊四席上，黃芷泉忽然高興，與楊四、維忠說道：「此地到那邊去叫局，相隔得甚遠，須等好一回才來，不如先行一個酒令，助助興兒，免得吃悶酒等他們來了。」楊四問道：「請教這個酒令怎樣行法呢？倘然容易的，還可以將就；設或不容易的，則小弟不通文墨，只怕要貽笑大方了。」維忠道：「四兄且慢謙遜，待問明白了再講。」芷泉道：「我這個令，極是容易的，不過消消酒、解解悶罷了。只須說一句古詩，內中嵌一個字，這個字飛到何人，即是何人吃酒；再飛一句，也是這樣。兩席都可行到，譬如四兄是第一位，武書兄就是第二二位了，兩席並算，必須二人全行說過，方始收令。如有人說不出詩句，或罰酒兩大杯，或說一個笑話，始准托別個人代說作為交卷。照這樣行法，豈不最省事嗎？」維忠道：「這個令尚可勉強行得，只是嵌著什麼字呢？若然生僻的字，那就難了。」芷泉道：「據我愚見，今日專請四兄與如夫人的，不如嵌一個『玉』字罷，眾位意下如何？」眾人聽了，想了一想，尚不分的難，也就允了。道卿道：「請芷翁起令罷！」芷泉道：「如此有占了。」把令杯一飲而乾，念道：

藍田日暖玉生煙。

順手點了一點，卻是維忠接令，維忠飲了一杯，念道：

衣袖猶沾玉案香。

念畢，指著士誠說道：「你去接令罷。」士誠把酒飲盡，略想一想，念道：

我是玉皇香案吏。

挨著武書，武書道：「我連《唐詩三百首》都沒有讀過，叫我怎麼說得出呢？還是說一個笑話罷。」維忠道：「你說笑話也好，只不許說《笑林廣記》上的老笑話，方能算數；不然，仍舊要罰酒的。」武書道：「曉得，曉得。我說有一個鄉下人，聽說醫生掛牌叫做『懸壺』，他就切記在心。後來兒子生病，他到城裡來請醫，要尋掛壺的所在。找了半天，方到一條大街上，見一家門首掛著一個圓幌子，卻畫著一把酒壺。那鄉下人喜出望外：『原來也被我找著了。』即走進那店問道：『這裡可是郎中先生嗎？』店中人道：『你又不是瞎子！我們是清教真門，牌子上明明寫著，怎麼問起醫生來呢？』鄉人道：『你既不是醫生。為什麼要冒牌，懸著這把壺，賣這個補身牛肉汁呢？』說罷，眾人笑了一笑。武書央芸帆代說一句詩，芸帆念道：

古劍終騰切玉光。

數了一數，該是道卿接令了。道卿飲了一杯，用手向兩泉一指，念道：

天上玉堂森寶書。

兩泉接令，不加思索，把酒乾了，方念道：

蜻蜓飛上玉搔頭。

趨賢聽了說道：「如今輪到我了，我是《千家詩》也從未看過，那有『玉』字的詩句？只好照武書弟的樣子。」芸泉道：「如此請教笑話罷。」楊四也道：「說得不發笑，卻不能算數，仍要罰酒的。」趨賢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說有一個官，禁賭極嚴，命人四處去捉賭。那一天，捉到了兩個賭徒，差役到裡面去稟官。卻巧官在那裡又麻雀，碰著一副好牌，是萬字清一色，等一萬麻雀頭，尚沒有和出來。被差役上前一稟，官道：『你這個混賬東西，難道不見我在這裡碰和嗎？』道言未了，忽被上家和了去。那官大怒，把差役踢了一靴腳，立刻升堂，將兩個賭徒提上來罵道：『你這兩個王八蛋，我想起來，倒下這一筒簽，打你一萬記屁股，方出我一萬的氣呢！』」說得眾人個個發笑。芷泉道：「天下這樣的官很多，我曾經也見過兩三個。這叫做『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』。把他人的屁股，出自己的氣。做官的往往如是。」維忠道：「芷翁且慢議論，趨賢兄的詩句，尚未托人代說呢。」芷泉道：「我來代他說了罷。」遂念道：

琉璃玉匣吐蓮花。

芷泉剛才念畢，即聽那邊李三三說道：「故歇挨著楊老接令哉。」楊四一算，果是自己，把令杯吃了，念道：

閒吹玉殿昭華管。

芸帆接令，飲過了酒，念道：

錦被鋪茵眠玉暖。

輪到桂全，桂全也是腹中空空的，想了好一回，方才念道：

霜冷甘瓜開碧玉。

芷泉道：「這句詩只怕說錯了。我記得此句第一字是個『泉』字，係陸放翁《夏日晚興》詩。他還有一句，與此大同小異，是『瓜冷霜刀開碧玉』，諒必桂全兄記錯了，該罰一杯。」桂全道：「我不曉得出處，卻從扇面上看得來的。既然說錯，就罰一杯如何？但是又要芷翁接令了。」芷泉剛正端杯飲酒，念出那句詩來，只見所叫的局，如左紅玉、金文蘭、顧阿南、吳慧珍、吳新寶、范彩霞、呂翠蘭、王蓮航陸續到了。八位校書粉白黛綠，香氣襲人，輕移蓮步，來至席前，鶯啼燕語，各送嬌聲，叫應了眾客，一齊在肩旁坐下。回頭又向黛玉招呼，黛玉含笑相答，卻彼此並不言語。那班新來的各校書即時挨著次序，彈唱起來，京調的京調，昆腔的昆腔，小曲的小曲，雜奏並呈，各獻其技。熱鬧了一陣，又來了謙良叫的張小寶、士誠叫的張純卿。純卿是不會唱的，只有小寶唱了一隻京調。唱畢，有的與客人裝水煙，有的同客人豁拳，有的說說笑笑，動手動腳，被客人拉著混鬧，獻那風騷的淫態。內中惟金文蘭、顧阿南二校書最為文靜，走到黛玉那邊，與眾姊妹講話。其時只剩李佩蘭、金賽玉未來，維忠早已差人去催。隔了一回，方來回覆說，金賽玉轉局即來；李佩蘭因有寒熱，醫生說要避風，所以今天不能來了。維忠聽說，欲代趨賢另叫他局，趨賢推辭再三，維忠想了一個通融法子，說：「少停賽玉來，你轉了一個局罷。」趨賢應允。

正當議論之際，忽見外面進來一個人，是院中相幫模樣，慌慌張張，直走到李三三面前說了幾句話。三三花容失色，起身至維忠那邊，向維忠告辭欲去。正是：

群芳雅集無人擾，一語偏教彼美驚。

欲悉以後情形，且聽下回接談。